處實堂集

處實堂集卷之八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談輅

任昉作王儉集序有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可見攻字從攻擊之攻而集註作專治不知何所本我　皇祖說論語與之暗合亦以擊訓攻止訓已如云攻去異端則害自止極痛快明白及夷狄有君之駁亦更正大可見天挺之資自與章句儒不同惜當時文學侍從皆腐儒惟拘執舊說不能將順也

論語托孤寄命章言托六尺孤而臨大節不可奪如後世

霍光之類寄百里命而臨大節不可奪即孟子所謂効死勿去如後世張巡之類雖三句實止二事也晉史閻纘上疏理愍懷太子之冤內引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臨大節不可奪以二句相屬足爲明徵何朱註以托孤寄命爲才以臨大節爲節且寄命云者亦即晉書所謂方托百里之命於卿非攝國政之謂也

論語瑚璉也朱註作夏曰瑚商曰璉不知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竟可考豈可倒置耶

論語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大意言當時好佞行爲不佞則雖美好亦且不免而宋儒以好說悅色並言

則以而字作與字矣此皆訓詁之徵也
論語五十以學易即孟子五十而慕之五十言年至五十則氣血漸衰此時而不懈於學易則可以無大過也此是孔子年四十時之言証作卒以學易若卒字之誤當是六十矣何以為五十耶
孔子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各國之人心去殷而歸周也而後儒泥荆梁雍豫徐揚屬周則是以諸侯而侵奪天子之地矣可謂服事乎且以紂之暴非赦獻之比若使侵其地至於三分有二則姜里之囚豈得釋哉
魏任城王澄治穆泰黨獄車駕幸平城澄引見罪人無一

人稱狂帝曰必也無訟今日見之又經其斷割莫不悅服必也無訟辛雄有焉可見無訟二字猶云不復申訴也朱註乃以無爭訟爲說是剖斗折衡之論矣

中庸武周達孝是通上章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而言猶云不惟下達乎臣庶而亦上達乎祖考故下文以繼述之善言之註脚却以天下之人通謂之孝釋之遂令作時義者不覺掣肘

孟子爲長者折枝朱氏釋作折草木之枝可笑蓋折枝乃按摩折手足解罷枝也劉峻廣絕交論有折枝舐痔可推類而見若謂折草木之枝則爲長者三字頗無着落

孟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等語似有較量意在至左思詩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郎是此伎倆畢竟不若孔子飯疏食飲水數言渾然兩忘也

按墨子云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漢書儒林傳亦曰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則知滑釐姓禽乃墨子弟子慎子之師也慎子答孟子以爲此則滑釐所不識乃指其師而言猶云未聞諸師朱氏乃以滑釐爲慎子名不知慎自名到豈又名滑釐哉且二名見史記甚著不知何緣外誤至此

孟子事親爲大章但言事親之要在守身則知守身守之本猶云服勞奉養非事親之本而惟守身爲之本也朱氏推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則於下曾子節殊無關鍵

按左氏衛侯出奔齊傳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爲孫文子追衛侯公孫丁御庾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鉤而還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丁授衛侯以轡而射差貫臂何孟子論逢蒙與羿乃謂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佗之佗學射於子濯孺子而以孫文子爲鄭人又若左氏言招虞人以弓而孟云以皮冠皆不合夫戰國去春秋未遠

而事跡不同如是豈左氏傳信而孟子一時對答之辭未暇考定耶

易大過辭云過涉滅頂凶无咎趙湘與李催書謂一爲過再爲涉三而非改則滅其頂凶可見无咎云者蓋言無所歸咎如易中所謂又誰咎也本義與此義殊

易遯卦上爻辭肥遯无不利漢儒作飛遯釋曰遯而能飛蓋取高飛遠舉之義然夏侯氏作東方朔畫像贊作肥遯居貞而王右軍類帖公書之又俱作肥張有道爲阮孝諸處得此爻亦曰此爲肥遯无不利蓋取義勝而肥之義宋儒從之故今俱作肥

賁五爻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是言人君禮聘賢士令光生丘園也宋王敬弘奏云宜加旌聘賁於丘園以彰止遜之美即是此意但聘賢之禮貴其厚而戔戔其薄者以陰性吝嗇故耳然禮賢自是盛典故終可以得吉本義說殊不暢

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即彖傳箕子以之對文王而言者乃敘晴之箕子也而漢人趙賓乃云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其舛繆有如是者與虞氏百姓與能爲二自屬乾姓屬坤何與哉信乎漢人明經而經絕

詩鄭風將仲子三章言畏父兄畏人言有發乎性情止乎

禮義之意誑幾之以淫奔之辭殊失作者之旨

書文命敷於四海文命卽文教也敷言文教遠布也何宗敵表中乃云文命大夏之棄夫而誑選者因以文命爲禹之名可謂以訛傳訛

春秋左氏傳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命駕而行此卽魯論所紀俎豆等語也何在魯論以爲衛靈公問而左氏乃云孔文子訪二書相去不遠而所紀各一人何耶

孔子作春秋而左氏傳出乃復有公羊穀梁二傳西漢各

立博士而論者遂聚訟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服虔又以左氏駁何休杜預又鍾繇以左氏為太官公羊爲賣餅家王接則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而發公羊附經立傳於文爲儉人各持見家各立幟何紛紛哉

擬春秋者不獨孫盛春秋也任嵩作任子春秋皇甫謐作玄晏春秋習鑿齒作漢晉春秋翼春秋者又若劉兆以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汜毓著春秋釋疑郭瑀作春秋墨說更有不可枚舉者

汲冢書或云汲郡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其紀年十三

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
晉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大略與
春秋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
而啓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
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
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他周易經同而繇少異卦下易
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段與邵涉論易國語三
篇言楚晉事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
左傳諸卜筮師春疑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
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

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衍談天之類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等事圖詩一篇畫贊之屬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知名題然均是戰國之書論啓益伊尹不應與孟氏七篇中語大異而穆王百歲及共伯和之說於理稍長第令此書出於西京盛時太史公未必無所采今惟知有汲冢書而已未聞有儒雅君子若衛恒束晳王庭堅輩為之考究者故特志以俟之好事儒者云

季札與光僚皆泰伯之裔也一則辭之而不取一則相殘而爭之豈係於世類哉

太史公管仲傳內云天下不稱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及作季布傳亦云人皆多季布能推剛爲柔而朱家亦用此名聞天下亦是此法隳退之刻之云誦文武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蓋文少變而意同乃是善學者者善盜人國者莫如黃歇之於楚呂不韋之於秦然歇之子未王而歇之頭已斷不韋之子王未久而不韋已遷蜀無何而秦并黃楚漢滅呂秦不惟身不得享而子孫亦不得而有之然則非分之不可妄奸也如是此班

氏王命論之所由作也夫

漢史黃霸詭對氷堅可渡人皆以爲一時權宜而偶爾得天也使至河而氷不合將何如夫霸知兵者也不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蓋王郎兵衆而光武兵寡使於散地遇之則不戰而走矣惟有必死之地則兵皆向前可一當百其幸而氷果合可渡乃天耳霸方對時已有定畫非僥倖於目前也

鷹揚之士當龍戰之秋凡所持論必要先料彼料此若淮陰初見漢高論劉項優劣不待垓下之役而坐談之項已灼見楚之并於漢矣諸葛亮初見昭烈言魏吳在所

當交荊益在所可取不待披輿地圖而天下鼎足之勢指諸掌上李綱之禦金人謂可守而後可言戰可戰而後可言和雖高宗不能用大都南宋之勢不出此二語此語皆經綸草昧手段言皆得其要領若彼當光武之世而欲以一丸泥西封函谷關處石晉之季而恃十萬橫磨劍多見其不知量也

藺相如以繆賢薦而顯司馬相如亦以楊得意薦而顯然則相如之爲相如也如此而已哉觀擊缶完璧之事正非弄琴賣賦人所能了而長卿晚來封禪一書益知非英藺所屑徒慕其名亦奚爲

王莽下書曰出軍行師犯者斬無須時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鄧晨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鷹隼且因候而擊況人乎今藉口於刑亂國用重典豈亦未聞不嗜殺人之說耶

大都太守廳事皆稱黃堂觀南陽太守杜詩云功曹推賢可謂至德教以郭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可徵也今吳人誤云天下府堂惟蘇稱黃堂其亦未見後漢書耶

漢書酷吏傳有推埋為姦貨殖傳掘冢成富是也蓋凡發掘者先以推入地莫知虛實然後掘之故言推其所謂埋者指冢而言也顏師古註以為推殺人而埋之殊舛

謬

史記陳平傳云先後凡六出奇計常時秘而不傳則知此六計在捐金僞遊之外而人所不得聞者卽當時已無傳矣而後世少微通鑑乃以捐金六事實之殊失本傳意且惡莖具進一事更淺陋難于傳信

公孫弘使廢失指歸年已六十後復以賢良徵至拜相封侯陳湯用富平侯薦方試用卽爲司隸奏不奔喪下獄後復以薦爲郎可見古人跟廢無定格惟在得才而已

襄楷謂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今按周有巷伯秦有景監趙高不可謂無宦臣且高帝已

枕宫者臥則知在漢代亦非自武帝始也

魏武帝顧命至分香賣履實欲掩覆禪代已瞞過一世人雖陸士衡亦用此作文弔之至司馬君實方看破宋高宗南渡以後岳韓劉吳諸名將數破金虜中原唾手可復而反害其垂成之功讀宋史者但知扼腕宋高切齒奸檜至文待詔始發其隱其滿江紅詞云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古空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使起宋高於九京而以此言作公案質之亦知無辭以對

魏書論曹植大都似以才華爲操所愛以狂縱爲丕所惡

甚不足以知植其言魏氏代漢植與蘇則發服悲哭乃是露植心事後竟以此得罪覊紲躓頓以死可憫也

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誅壽父坐髡又嘗為諸葛瞻吏為瞻所輕故作孔明傳有貶辭且於吳猶以國號稱而於後漢獨稱曰蜀史如此何以服後世哉

孔明不從魏延之計說者多以為疑延殆亦不必然大都料敵料人料已皆孔明所詳密而不省者彼秦嶺子午谷之道延知之未必司馬懿不知也懿度孔明不可勝身以堅守拒之烏知閒道無良將戍兵遂使延得直入無人之境也故曰料敵延勇略雖可任而難獨任當時

欲求其副實難其人即有智謀之士若姜維輩延亦不肯與之同心協謀維亦不能制延故曰料人且當是時孔明食少事煩精神亦自知漸憊矣特不欲食其死而後已之一言故祁山之役不容不與偕魏延之師即得至洛而身應星隕之變將使延孤軍獨入耶將委諸楊儀輩提兵應之耶蓋儀之不肯應延明甚孔明一死二人之皆不可用亦明甚使欲用其所不可用而死而不已則蜀之亡且不待鄧艾矣故曰料已然則孔明不從延計豈以其計之不善哉蓋慮之深也

鄧艾入蜀之日惟北地王諶及諸葛父子為死得其正諶

周以左計誤劉禪而郤正爲造降書皆漢室之罪人也一以全國爲功一以從主爲忠晏然受魏之封爵而不以爲恥可謂賢乎要之在魏晉則應賞之耳若秉史筆者當以譙周服上刑郤正次之

論後主者當以譙周之策爲非孫綽之論爲是此天下之正義也然以事勢揆之若孫盛所策退次東鄙保據江州之說亦是良圖而闇主駑臣坐入亡滅可恨也當時爲郤正計上不能從北地王之死次亦可挈妻子逃入深山易名毀貌以全天年以完臣節何至受晉魏爵以自汚哉

凡成敗不可論英雄姜伯約當國亡君縶之日能以口舌
間鄧鍾欲乘其隙使天意少假之便眞可使日月幽而
復明社稷危而復安但炎祚已盡不可復延故其計不
就然忠心奇謀自是千載不磨武侯有言死而後已伯
約眞不負其衣鉢哉

人但知陳壽作三國志罪在帝魏殊不知魏紀中又爲司
馬氏地懿師昭皆書諡而不名以爲出爲晉臣當爾耶
至賈充成濟之事乃萬古大惡乃隱而不發第云五月
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是何其曲護爲凶至是哉要
之壽之心亦賈充成濟之心也

司馬公作通鑑朱氏非其帝魏乃作綱目黜魏帝蜀自以爲獨得之見不知其說昉於習鑿齒之漢晉春秋蓋其書以蜀乃宗室得爲正統魏雖受禪尚是簒逆至晉文帝平蜀始爲漢亡而晉始興焉是在晉已有此議論非創見於綱目也

華嶠作漢史以皇后配天作合而前史祇以外戚傳繼末編非義也乃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法堯典此皆史家所創見何法盛晉書亦以紀爲典蓋祖之也且天稱皇天故帝稱皇帝地稱后土故后稱皇后然則以皇后紀次帝紀亦何不可

晉史皆稱子爲息如愍懷太子傳使太保衛瓘息庭等語及夏侯淳傳惟息承渡江蓋衛庭乃瓘之子夏侯承則淳之子也

史言謝安石矯情鎮物人皆謂貶之不知亦自佳語以晉之末季處堅之入寇人心危懼不有以鎮之何以應敵自非安石孰能矯情今人但知言矯情之非及遇些小事變便矯不得

凡作史當舉時之所希者爲貴論晉人不忠不曠達而患不慎劾故所載但當以運甓爲難若奪婢裸體等事自可無載

史書將傳萬世而晉書李淵石虎皆為本朝諱而稱字於義未安

晉書敘王敦桓玄宋書敘劭濬二凶於夷狄之後可謂得春秋書法

符堅殺符生而取其位慮庶兄法賢而得衆恐能為變乃以母命殺之史乃云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當時生殺之柄在堅不在母明矣及其子欲報讎尚以為事不在朕是不以慈與母而以仁友自與吾誰欺欺天乎宜其不克終也史氏於此亦烏足為信史

謝靈運人品雖不及陶元亮然當時得罪自有組織成之

者觀韓亡子房奮之詩則知其心實以先世爲晉大臣不忘晉室其仕宋者未必非欲借兵力以爲恢復之計特志大才踈耳其見殺也綱目當書宋殺臨川內史謝靈運而乃書有罪誅不知何罪也

朱修之戍滑臺爲虜所圍其母聞而憂之忽一日母乳復生汁乃驚曰吾今已老復有乳汁斯不祥矣修之果以是日陷沒予以爲非不祥也乃修之死而復生之兆也盖兒生則有乳修之既陷虜與死無異其後得泛海歸是其母又生一子矣然則乳汁之兆凶邪吉邪

鄴侯人物當與留侯武侯比有未可輕訾其託跡黃老亦

是從赤松子遊之意何本傳乃云人以此薄之而司馬
氏通鑑朱氏綱目亦因之而不改烏在其爲信史也
史自三國而下漸入綺靡至六朝轉多詔令益無史骨且
一事見於二三傳若張禕張暢傳語及張敷感扇之類
且又有相牴牾者回視遷固相去遠矣
按汪叔文輩有輕躁好進之習背公死黨之風固不可以
爲賢矣然其志亦欲扶唐之衰不可謂之小人也何當
時有八關十六子之號而史氏因其敗黜遂皆指以爲
小人之黨不知以柳易擠之事果小人能爲之否耶范
曄有言功成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爲其議者

或未聞焉旨哉言也

官者中賢者若呂强鄭衆周亦不少至張承業尤爲奇特

其心跡與荀文若甚相似

郗延之議韓范不同諒祚之議文韓不同當時惟從其長者而二公亦無芥蔕其人品亦不因此而有優劣可見君子之用心無我也何歌哭一言遂成二黨雖程蘇俱不失爲賢而程則已甚矣

唐坰於安石柄國之際能扣陛請對擢笏展疏大聲宣讀力詆安石以及奸黨帝雖屢止之而慷慨自若略不退慑其所養可知矣何宋史言其初以附安石進又欲斬

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豈前後邪正頓爲二哉馮子以爲枉尺直尋蓋亦非知坰者當時政柄一出安石而其子雱亦在史館意必惡坰之直雖已重貶未足快意故復於國史醜詆之耳宋史可疑處頗多此其一也後世必有能正之者

嘗讀宋史至韓魏公填空頭敕竄任守忠一事未嘗不廢書而歎第今正德初年館閣大臣能用此道以行韓文之疏則逆瑾輩甘心黜謫何至流毒薦紳并及黎庶哉古事多可爲今人法而人多不能法古可惜也

胡銓上高宗封事當時以爲中興奏議第一其言王倫本

瑯琊小人市井無賴以倫主和故痛詈之耳不知倫以使爲職職在和不在戰也且倫爲文正之後亦不可謂市井無賴使果小人亦豈能以使事死於金哉彼其能以死拒金而不降者必非小人也當時和議秦檜主之胡銓直應首擊檜耳乃因倫而後及檜烏在其不畏强禦哉高宗時朝野尚有人奏疏可觀者甚多未必銓疏爲第一也

士人空談無實只占地步者足以釀成世道之禍如晉人尚玄虛之談而致五胡亂華宋人倡道學之目而致二帝北行是也然晉人之說失之高而無實宋人之習流

於俗而無耻晉有陶侃之惜分陰蓋嘗以身救之而王
導亦以爲王衍諸人不得不任其咎則有以言責之
者矣宋惟陳公輔陳賈謝廓然能自拔流俗極論其僞
而至今肩惡隔劣之夫猶以此術變亂士習然則道學
之禍甚於淸談也悲夫

季世講學輩只是自以爲是居之不疑本無事功也而以
功名之士爲粗迹本無才藻也而以文章之士爲浮華
竊佛氏之作用而復詆其非盜道家之糠粃而復闢其
短亂聖賢之道而壞人心術者莫此爲甚賢者不可不

辨

論宋事者多以張浚殺曲端爲非予獨以爲不然夫莊賈不誅則穰苴之法不立二姬不斬則孫武之軍不成五里坡之後端敢失期致張嚴戰死其罪一也婁室陷延安王庶使端救之端次襄樂不進其罪二也陝州將陷李彥仙告急張浚檄端援之而端嫉彥仙不肯奉命致陷暑殺其罪三也彭原之役不援吳玠致汾州被焚其罪四也浚殺之誠是矣駁馬不可羈的且將嚙人況才將乎吳玠王庶目擊其然要非譖之也

按宋史紹興十二年皇太后韋氏至自金而靖康帝故未歸也豈當時不請耶抑不遣耶至二十一年始遣巫伋

迎之而完顏亮云不知歸後何處頻放伋遂唯唯而退則知夷狄之君亦已得其要領而使臣不復言亦若有受密旨而然者第令當事諸賢若李趙輩明言靖康既已失國必無復辟之理但當迎還以太上處之便足破宋高之隱疑即有奸檜之說或不得入何慮不及此惜夫

客問詩自四言而五言自五言而七言如琴之有五絃然後有七絃乎予曰不然昔人謂五言始蘇李故云河梁體前此易水歌則七言二句拔山歌則七言四句大風歌則七言三句是秦漢之際已有七言矣豈因五言而

漸盛哉

劉季緒才不能逮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此習日甚一日加以貪緣請托遂令西施却坐嫫母入帷田巴大行魯連退舍欲望孫康於異代豈易易哉昔徐陵爲一代文宗未嘗詆訶作者宜其令終也

陸士衡詩云玄冕無醜士冶服使我妍然則潤身生色之云非乎夫徒見玄冕之妍則必以冠可彈而不可挂褐可釋而不可服所謂知進而不知退者也迨其及也乃思華亭鶴唳晚矣

潘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後與崇同詣市

曹及宋道與贈張始均詩皆成詩讖詩讖之說起此

何無忌酷似其舅此晉人語也唐人詩句便用之似舅即賢甥夫唐人用晉人事猶今人用宋事也前輩有以用宋元事為不佳者亦未之思乎

杜少陵詩謂當今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白時流寓在山東故云山東李白非白果山東人也用修太史辨之似矣獨以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而杜詩必是說東山後人乃倒用之得無失之鑿乎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自是詩人之致要之事理操下江陵以來師已老氣已驕而東吳君臣以精

勵之識競業之念應之卽無火攻之便亦足以固守豈有破亡之理而使二喬爲所虜哉故曰說詩者不以辭害意

昔蔡邕至會稽讀趙曄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今論衡具傳而詩細不可見豈書之存亡亦有幸不幸耶

昔人謂蘭亭記絲竹管絃之盛一語有重複之病不知此四字出自張禹傳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絃是也論者不譏孟堅而譏逸少多是不曾讀前漢書耳

今人寄遠書凡通顯者不必親書或欲致親厚益以副啓乃用手書然則前書必套語似亦可省也且令貧士答

一書便是兩書倩人則無可倩自作甚難昔張紘傳記紘與孔融書多自書融答書云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見其人則知古人之書不必皆自書亦不必以人許自書爲厚薄而一啓之外加以一啓爲畫蛇添足也

葛洪自序云大塊禀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李白春夜讌桃李園序有曰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蓋本諸此

向平一云尚平范丹一云范冉李寄一云李虔古人姓名且不免有誤況其遺事哉要之讀史者不可盡信書也

有同時而姓名相同者漢有兩韓信太史公以韓王信別之亦有兩宋弘一哀帝時中常侍一光武朝名臣也魏有徐邈乃稱中聖者晉亦有徐邈乃答會稽王道子以節儉清修爲惕者又有三李密一上陳情表者一李元忠族弟知醫者一隋末起兵爲唐所滅者漢有朱買臣梁亦有宣猛將軍朱買臣同時又有閹人朱買臣乃按劾請誅宗慤者亦有同時而姓字相同者漢有兩杜子夏以大小冠別之有同字者東方朔字曼倩雋不疑亦字曼倩于定國亦字曼倩揚雄字子雲谷永亦字子雲石顯字君房毋將隆亦字君房侯霸亦字君房司馬相

如字長卿夏侯建亦字長卿施讎孟喜俱字長卿司馬遷字子長李尋亦字子長陳湯字子公田廣明亦字子公晉諸葛恢字道明荀闓亦字道明蔡謨亦字道明當時有中興三明之號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孔愉字世康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張玄之謝玄時稱南北二玄顧榮賀循皆字彥先字亦有一字者若項籍字羽袁盎字絲朱雲字游眭弘字孟蕭咸字仲敬德字恭顏之推字介之類有二字者若張天錫字公純嘏崔弘度字摩訶衍之類若慕容廆字奕洛瓌高歡字賀六渾斛律金字阿六敦則皆夷音不可以爲常也有字與名同者若

任孝恭字孝恭庾仲容字仲容　魏蘭根字蘭根孟浩然字浩然之類梁元帝嘗著古今同姓名錄惜不得見之

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賈充以韓壽子謐爲後事實類此秦秀以爲悖理溺情以亂大倫是矣然以呂移嬴以牛易馬古今亦不少更有合二姓以爲一人不知出何典也

漢魏間人所謂爲之語有二句者若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若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是也有一句者若道德彬彬馮仲文若五經無雙許叔仲若五經紛綸井大春若五經復興魯叔陵若解經不

窮戴侍中若説經鏘鏘楊子行若避世墻東王君公若殿中無雙丁孝公若德行恂恂召伯春若關東觥觥郭子横若德行堂堂邪子昂若洛中英英荀道明若關東大豪戴子高若居今行古任定祖若後進領袖有裴秀若癡然而言江應元若人中爽爽何子朗是也然皆以第四字叶第七字即如古之與稠豪之與高皆此類也惟無與之與叶叔仲之仲不可曉意必以他音叶之又若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及二王當國羊公無德若衛玠談道平子絶倒若任達不已幼輿折齒若洛中奕奕慶孫越石則又以四字為句爲韻也

萬石之名人但知石氏父子不知馮陽八子皆二千石亦號萬石秦襲爲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亦號萬石兩漢萬石之名固非止一石氏也

袁盎得免於吳軍之囚以侍者陰鏗得免於侯景之亂以行觴不獨絕纓事也亦可見委曲體人之情自是美節

史事多相類人知邵平罷侯種瓜而不知步騭早年亦種瓜自給郭原平亦種瓜人知時苗留犢而不知羊篇亦有留犢事王遜亦有留駒犢事人知檀道濟量沙不知晉胡彬拒秦已有量沙事人知何武去後見思不知羊玄保亦去後見思人知蜀先主垂手過膝不知慕容垂

李祖昇梁宣帝宇文泰皆垂手過膝人知馬良白眉不知劉曜亦白眉人知季友有文在手曰友不知梁武亦有文在手曰武隋文亦有文在手曰王人知張巡殺愛妾以饗士不知前此臧洪亦有此事人知漢有郅惲事不知王滿聰在平朔門拒姚興夜歸張耀居守夜拒北齊主事亦相類劉禪之有北地王諶姚泓之有佛念事亦相類衛青爲平陽侯家奴熊翹爲石崇蒼頭許丞重聽陳穎耳聾二事亦相似緹縈之請贖父刑王秀之乞葬裁康事亦相類英布當刑而王與韋昭達墜馬鬢角小傷及中矢眇目俱驗相者言亦相類

龔勝之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出莫知爲誰孫晷死未及大歛有一老父不通姓名撫棺而哭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嘘又方此二事頗相類陽固答王顒問宅以爲傳舍與蓋寬饒語亦脗合

郭景純青囊秘書自是堪輿占筮之術不知後世何緣用之爲醫家言考類弘之傳求蛇膽療嫂不得忽有青衣童子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豈後世因此遂用之醫耶

王祥魚姜詩鯉顔含蛇膽劉殷堇滕曇恭瓜皆得之於孝

友感召孰謂天道遠哉

臧洪爲張超死而陳容爲洪死邊𤇍爲沈攸之死而程邕

爲𤇍死皆所謂一日殺二烈士

先秦之嫪毐後秦之李威其與漢之審食其一也

初苻堅國中有謠言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名子皆

以石欲應之後堅爲謝安石謝石所破秦始皇因謠言

亡秦者胡故築長城以備之而不知胡亥亡秦也即二

秦事讖亦有驗哉

史書中若孔明不用魏延計孫權不用朱桓夾石單車之

計桓溫不用郗超徑造鄴城之計事略相類

馮諼市義汲黯發倉全琮散米劉頌振貧范純仁麥舟事亦略相類

祈奚免叔向貫高明趙王辛慶忌救朱雲是儀免刁嘉吳範免魏騰其急人之困事殊心類

荀息之死奚齊蔡邕之哭董卓向雄之乞葬鍾會荀闓之乞葬齊王冏劉祐步持長沙王乂之喪盧志隨成都王穎均之可謂忠於所事未足深過也

史稱嬰毋知廢陵毋知興若趙括嚴延年潛岳劉琨之母皆可以言知廢

新城三老言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而申徒剛以為順人者

昌逆人者亡蓋天人感通本無二理其言雖有異其旨則不殊

王莽女爲漢后楊堅女爲周后皆能失志完節事頗相同

韓信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傍可置萬家

王濬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欲使容長戟旗旛于公高其門令可容駟馬車陳嶷因父立宅起門曰當使容馬車此等事實相類

荀氏八龍溫氏六龍卞氏六龍王昕兄弟俱風流蘊藉人號九龍此類甚多

扁鵲醫術受之長桑子房兵法得之黃石郭璞卜筮傳之

郭公事跡略相似

桓譚爲漢帝鼓琴而宋弘責之張尚不爲孫皓鼓琴而皓不能强戴逵不爲武陵王晞鼓琴而晞不能害嵇紹不爲齊王鼓琴而冏莫能難范曄不肯爲宋主彈琵琶必待宋主歌乃彈歌止彈亦止可見士當自有執持

任子雖因父得官然顧作爲何如若汲黯李德裕皆任子如此氣節如此功烈科目中亦便未易得

胡毋輔之好豪飲其子謙之醉字其父曰彥國年高不宜過飲輔之牽與俱飲盡醉王導與長子悅奕棊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張鎮謂其子曰我不如汝

有佳兒鎖孫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夫父子雖天性之親以棊酒言語相狎侮如此得無嘻嘻之吝乎然以晉人風度擬之今時睽爭者則大有間

昔人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予謂絳灌以百戰之餘能將順漢文守成之業未爲無文隨陸以三寸舌下英布服尉佗不可謂無武今文士攘臂談兵武弁爭先操觚自謂希文甲兵修掛露布在是則吾不知矣

黃霸治郡稱最而拜相則功名損公孫述少年兼攝五縣而不能有全蜀龐統蔣琬非百里才可見才之大小不相兼如是夫

和士開侍權求平鑒愛妾劉氏鑒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作計不得不然此是以石崇綠珠事爲鑒也喬知之既能鑒崇法鑒惜多三詩與碧玉遂亦不免

阮仲容素幸姑之婢姑當歸夫家初云留婢既而從去仲容聞之遽借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郭景純愛廬江主人婢無由得之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請景純爲卦景純言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景純陰使人賤買此婢乃

陽爲將拔非中主人見赤衣人皆反縛拔非主人大欲
愛景純不知爲得娼計也二事可並爲解頤

左雄薦周舉而舉劾雄雄曰引君所以自伐也崔洪舉郤
詵而詵奏洪洪曰是挽弩自射也楊素薦榮毗而毗繩
素左右素曰舉卿適自罰也特形諸言耳未始讎之也
然律之趙宣子謂可賀我者已不相似矣乃有惡門生
論已而以盜賊訾之豈於古人之事未之聞耶

趙苞斬允之不顧其毋邴續之不顧其子非不可語忠義
然非人情在中行必有思患預防之術不至臨難傷天
倫也

王陵趙苞事相類而苞嫌忍心害理無旁行之權徐庶周處事相類而處嫌危言危行非處變之道

昔人謂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予謂父子天性至親其視猶子自是有間第五倫夜起之言乃至情之不容僞者當患難而棄其子非人情不可近也矧繫之於樹絕其奔走乎其無後也固宜張範以陵易戩之事亦復近之幸而兩全耳夏侯淵以歲凶棄其子活其亡弟之女知有義而不知權衡其義也

昔人謂至人無夢在上如黃帝如高宗在下如孔子如莊生可不謂至人乎然夢華胥夢良弼夢周公夢蝴蝶果

昆無要否

人稱黄憲曰子國有顔子稱謝尚曰此兒一座之顔回人稱張華爲當今之顔子郭奕稱羊祜爲今日之顔子周續之通五經并緯候亦有顔子之號梁主以伏挺爲顔子陳惠雲法師以徐陵爲顔子漢人稱張霸爲張曾子梁人稱滕曇恭爲曾子王衍自比子貢而譏周門人稱羅憲爲子貢文立爲顔回陳壽李密爲游夏隋人號裴叔卿爲裴曾子雖當否未可知而語獨潤類

孔子之辨萍實商羊猜羊可謂生知矣至後世若東方朔之識騶牙切灰蔡邕之辨焦桐琴音邕女之知絕絃張

華之識海鳧毛白龍肉蛇化雉雷煥之識劒氣郭璞之知驢鼠髙祐之識鯪鯉豈皆生知耶

劉毅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可見此事不獨太常也然妻子有過立加杖捶殊非人情而傳推其公正誤矣

臨淮王初名亮因避穆紹父諱求改名詔以王常以荀文若自況改爲彧字文若于彧亦字文若又如李頊字元凱三人皆六朝人相去不遠皆有相如慕藺之意

虞潭將討沈充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鷙之鳥來集破賊必矣後果破充劉裕

征鮮卑攻廣固忽有烏如大鷲蒼黑色飛入帳中佐史駭愕以為不祥胡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祥也明旦攻城陷之此事與謝艾因梟鳴牙中而知剋敵之兆者恭以取水變血為敵人授首之兆可以並觀嘉靖間譚司馬綸為中丞適有胡平作亂將航海為擣巢計一卒抱酒登舟而㵣其瓶衆皆失色譚怒甚欲斬卒杜方伯拯從容起曰可賀瓶已破矣盖以瓶為平也譚遂釋然因取勝以歸予友時為其下寮目擊其事向予言之千載上下事有相類如此

使悅之之於劉毅也毅既先至東堂又自言身久躓頓營

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聽如此語便合讓之悅之既不答而予鷙炙之索已似試之矣悅之復不答則悅之曰中國未嘗有毅也追毅既貴職任相臨待攝嚴峻數相挫辱亦報怨之常而悅之疽發背死亦不知自反矣謝景仁之於劉裕則有人情所難能者當時謝已貴而劉固未遇也留與共食已云折節矣將食未辦而君之召命續至雖倉卒之而去亦不為簡景仁乃云主上見待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裕感之故義熙間特見親貴二事同列一傳而傲物下士之報迥別如此凡為如意人者可以

自省矣今人遇躓頓人鮮有不爲悅之者若方爲具飯而有一二熱人至且將排而出之矣豈有詔命相召而不倉皇失措者哉

劉峻與秣陵令劉沼書庾亮與僕射孔坦書皆是答之於既死之後二事頗相類亦足以見古人不以存亡易心

郭解之客殺人公孫弘以爲解雖不知甚於解殺之故儒先以爲得大臣之體嘉靖間以殺沈鍊而罪楊順路楷是矣然順楷解客也爲解者在嚴氏父子惜當時不以世蕃代鍊之死而乃以他罪罪之

有二偷入蔡御史寓齋若雷震一呼二偷驚死有偷入王

獄之室盜物都盡獄之徐曰偷兒高趣我家舊物可持
置之羣盜驚走一何勇壯一何從容豈偷之所遇有幸
不幸耶可發一笑也

尚左尚右當有定體不知今時何故分南北禮禮乃一定
之制豈有當大一統之時而可爲南北之分乎是在一
道德同風俗者所宜究心也

嘗聞前輩云有一狂人自稱買地理者其言曰你也看我
也看自有天然地一段頂直包裹在中間不須錢買人
不見人多疑而笑之不知乃真人傲世之言即陰地不
如心地好之謂也

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奈何爲人子者知欲厚葬其親而不虞象由齒斃膏用明煎也士安以籧篨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固人情之所難若謝貞薄斂周身坎山而埋之覆舊衣成斂牛車載柩刁跣析厚葬裸葬之衷自是可法近日寧副金孟陽先生清素貞介士也享年七十有八先其未病時作家約甚得此意

丁奉宅凶後周顗蘇峻司馬秀臧燾皆居之以罹禍王僧洪不信晡以爲第築未成而敗可見堪輿之說亦不可盡廢但當避凶不必要福耳若乃伊氏占吳明徹墓以

莽日有乘白馬逐鹿者爲驗則吾不貴也

何點初失志不娶旣老乃娶孔氏女吳國張融爲詩嘲之曰惜也何居士薄暮遊荒蹊成弘間孫太初至吳飄飄然有凌雲之氣人疑其仙也已而贅湖州施氏不半年而卒識者有遺憾焉何千載上下相類如此

先君性爽豁夏月作希網巾一巾僅僅可數目郡人爭效之鄉學寶幟子云尊公盛德特以希網巾變俗似白璧微瑕予應之曰郭林宗折角巾謝安石蒲葵扇王逵業寄蒲履獨孤信側帽亦可作微瑕否舉座大笑

孔子謂非其鬼而祭之又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見世

問未嘗無鬼也何王仲任論衡以爲非人死精神所爲皆意念存想所致若萇弘之於晁錯田蚡之於竇灌謂之存想則可耳至以彭生之大豕爲齊襄存想所致然則從者皆見之豈從者亦皆存想彭生耶草中老人之亢杜回回見之而躓矣回豈嘗存想此老人耶魏顆方倥偬之際豈嘗存想及老人耶陸士龍見王弼而與之談玄初不知爲弼冢也亦豈嘗存想弼耶又如梧丘鷁亭初不知有此事也及晏而求之求而得之謂之非人死精神所爲不可矣亦可謂之存想耶阮瞻素執無鬼論毎自謂此理可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

非言及鬼神之事客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失色後歲餘卒此事可爲左証

左慈于吉之術皆足駭俗曹操不能無惑而孫策則奮勁不回乃知策眞英物非操所能及也

後漢耿況卒其子國以次當嗣乃上疏言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卒以霸襲侯然國身至大司馬可不侯侯而貴而二子乘輿各自以軍功封侯天固償之矣克讓自是美德而人鮮能之何哉

介朱仲遠之鎭東都也以事捕魏悍悍偶出外執其兄子

胤而去惇聞哭曰若害胤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乞以身受罪仲遠義而釋之吾吳顏孔章者画士也有兄坐於吏議逮捕甚急逃之鄮都兄子見執孔章挺身出曰童子何知我其親弟死且往代之竟繫獄以免兄子踰月兄始歸亦倖免誰謂今人不如古哉

後漢河内野王山有龍死長可數十丈襄楷以爲龍能變化不當死因舉秦始皇時祖龍死之兆及舉王莽天鳳間黄山宮死龍之訛言爲證近年中土治河得死龍當事者以爲瑞而上其骨豈死龍在古則爲灾在今則爲瑞耶何古今人所見不同也

漢末洛陽婦人生子兩頭當時以為漢祚將盡天下有兩主之徵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産子二頭趙太寧間西明門內樹變為人形鬚髮具備為斂手之狀惟無目鼻近日竹節多生小人頭自崑山至太倉皆有之見者咸來說不知此時何緣有此也

晉史諸葛長民將及於難壁間有巨手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人斫之豁然不見初疑為左史好誣之近有松陵陳文學向予言閭村一婦至圃中採蔬地中忽出一手長二三尺許手背綠色手心純紅牽婦衣婦驚大呼衆爭以鋤擊之得解逆扶婦救甦手已不見與諸葛

事略相似未幾而簡村羅大水民多漂死

昔人冰山之說乃是喻言近日楊舍居民夜聞隔河有聲若衆呼號狀意疑是盜不敢出但於隙中窺之見隱隱有火光明日河中成冰山一座亭樹階級闌干種種皆備有城中好事者買舟往觀之躡草履可陟其顛雖人力為之亦不能迅速曲折如此經月始泮亦大異事也

晉隆陽人伍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近事亦有相類

續漢書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為女周群以為哀帝時

亦有此漸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禪位魏氏劉曜時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彼亂世宜爾也嘉靖末年山西男子李良雨變爲婦人不知盛世何緣有此豈傳者妄耶

嘉靖間楓橋殤醫龔氏有大龜作人言萬歷初史文學儒工人居龍墩家有妖雞作人言乃知石言於晉不爲妖

譎

洞庭西山一老人殺其妻而食之三老縛之以白於縣郝明府韜聞第云有之而已亦自不知所以然也此事與後漢許夫食妻事相合

福寧州一夕有穀飛來成堆具獅象牛馬之狀堆堆可數
民不敢取一夕忽飛去殊駭聽惜不遇淹貫知伯商羊
知水者相與評其災祥也

吾吳號煩劇往歲太守吳公以賢能稱無何入爲大中丞
撫浙竟以兵變去乃知毋將汗於冀州孫寶撓於定陵

鬼神事不可謂盡無亦不必謂盡有孔子答季路之說自
是萬古定論若溫太眞牛渚磯然犀照水怪于令叔生
父婢於墓中等事豈可爲常近日城西有還魂之訏城
東有請仙之驗傾城嚮之至能動邑大夫予則不敢往
也

里中有丁姓者成籍也其人客游燕途遇一壯士與之結為死友未幾其人以盜敗繫獄丁往省之盜云我尚有數百金藏某所君往取之來營救我如不可救幸為我給衣食使用我死君便葬我餘金任君取之丁利其滅口也反以其金賂獄吏斃之獄底越三年丁自燕歸舟中忽倒已而大呼自言是盜大罵丁并述為丁所害故如冶同舟人方知丁有負心事如此乃相與跪拜而祝之云丁自害君與我輩何與今君殺丁於舟豈為我輩累耶盍緩之鬼曰唯唯我當先至其家俟之語畢丁遂甦及抵家同舟人咸微察之初無恙也三日後忽復大

叫仍述前所言取錢自錢落商家人奪之則攘刀自傷其胷又奪之則以指自抉其目睛盡出血流被面觀者塡道予亦往觀之或戲問云汝旣有冤欲報何待三年鬼云向我繫獄近得赦書乃出耳已而了覓炊夫盜賊之人宜若魂魄易散也而尚有靈如此孰謂死者無知哉所謂赦書蓋是時是隆慶改元也

劉松作碑銘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後思道邸邢子才讀書爲文示松松亦不甚解乃歎學之有益然則爲文貴其難解耶夫搜秘炫奇可迷俗目可覔虛名不知理義旣無發揮心術則已大壞不可不辨

隋劉臻位儀同三司耽經覃思性多恍惚至於世事每有遺忘時有劉訥者亦任儀同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自省中出上馬從者問安往臻意欲詣訥答云往劉儀同家從者謂欲歸也乃引之至家臻扣門臻尚謂是訥所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之門臻驚曰汝亦來耶此事與稗家所載本朝陳也罷事大相類但劉云子陳云妻耳豈事果同耶抑好事者襲陳跡而新之耶

傳奇詞調俊逸推琵琶記事迹委曲推荆釵記香囊詞調不逮琵琶而事跡過之事迹不逮荆釵而詞調過之可

並存也特剃釵相會處不佳後人改婦姑遇於舟中極有體面且其詞清妥愈於全本足以傳遠奈何剃釵以改而善而人顧喜其舊者三元以改而惡而人顧喜其新者世皆矮人看塲無惑乎舍纛炙而嗜劍痂也

紅綫一傳雖演初之談其說本於淮南子淮南子言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客有以偷之技願備一卒者子發虛己接之左右皆諫及齊伐楚子發當之兵三卻偷請自效夜往解齊將之帳以獻子發明日子發遣人歸之云卒出採薪得將軍之帳使歸於執事明日偷復往取其枕繼而又取其簪皆歸之齊將懼曰如是不去將取

吾頭矣於是旋師而去彼所謂竊枕傍金盒全是用此此即馬謖所謂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城戰爲下也友人梁伯龍撥其傳塡作院本詞調美麗惜未發揮此旨

呂蒙正妣劉氏與父龜圖不睦其妻自姓宋氏不知何人謬造綵樓記詞既醜惡且以毋姓爲妻姓尤爲悖謬愚人有好之者可謂逐臭矣

姜詩傳奇　五是學究陳羅齋所作塡詞處多有親切有味者且其能感動人似有裨於風化不可以其膚淺而棄之也

陶侃謂樗蒱爲牧猪奴戲想猪窩之名所由始而後世

爲除紅耳

昔人謂借書一癡借與人書一癡既借書而復還人書爲一癡乎謂此說大悮事夫已無書而借人之書有樂取於人之意已有書而借人有與人爲善之意借人之書既得其益仍復還之不失信義三者皆不得謂之癡也自癡之言一出而有書者不肯借人借書者不肯還人雖欲借書無從借矣

昔人謂琴中廣陵散不傳考唐史韓皐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之謂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

乎其音主商商爲秋聲秋也者天將摇落肅殺其歲之變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爲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毋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躁蹙憯痛迫脅之旨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世之

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由此觀之廣陵散未嘗不傳然亦可見調高難寡和千載之下自有知音者

唐肅宗不豫王璵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山川仍令中使監之所至因緣爲奸一巫盛年貌美挾惡少數十自隨大爲蠹弊一日與其徒宿於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鐍不可啓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皆斃仍籍其奸贓以聞肅宗不復詰此事比之投巫更快更難肅宗雖未之賞然亦能容之行法矣

國初蕭山來氏有女受聘未行而夫死女矢志不移至七

十八歲坐化臨終書一偈云七十八年活計今朝撒手歸宗得個無邊三昧依舊明月清風今其墓尚在於今孝廉君選爲九世祖姑故嘗向予談之然此事尚未登郡邑二志故筆之以備彤管採遺云

廬寶集補遺卷之八

甥韓象舒昇魏校